



## 我写 我画——怀念妈妈

题图为萧刚母亲早期水彩速写

母亲羽翼下的童年

萧刚



我出生在北京，母亲的家在北京西城区。儿时的我，有很多假期是在那里度过的。每当我回到那所老宅，抓住厚实的木质扶手，攀爬到二楼房顶，映入眼帘的除了铺满油毡的屋顶，还有那个著名的大白塔，那时觉得它异常高大，从屋子对面的马路过去就是，塔下有座寺院，俗称“白塔寺”。

当年母亲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父亲是同学，后专攻绘画，师从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进行专业学习。母亲后来成为一名画家，有时会在二楼屋顶写生，我也曾在很小的时候模仿着画过老屋旁边的大白塔，想来那应该算是我最早的古建绘画了，那是母亲为我播下的一粒艺术种子。

我从小随母亲生活，童年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的苦难，只是每次随母亲去看望落难在东北的父亲时，辗转于拥挤不堪的站台上，听到火车即将开动时的鸣笛声，才会感到彻骨的恐惧。这种感受一直伴随我至今，梦中常常会被那列没能上去就已开动的火车搞得苦不堪言，醒来后手心攥出了水，那是梦中紧抓着母亲衣角的手，我无法抓住她的手，因为她实在腾不出手来拉我，她略显矮小的身上永远都背着几乎和体重相当的行李。母亲被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冲抵到连电灯都很少见到的晋北小城，繁华的北京和荒僻的塞外，她在悬殊的落差中度过了她的年轻时代。

母亲的坚强和乐观使她有幸走过了阴霾，在条件稍好的情况下，依旧画笔相伴，寄情书画。但每当她讲到带着年幼的我到千里之外的东北领回父亲身边的哥哥时，仍会让我感受到母亲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痛楚，于是那两个在车厢里拼命哭喊爸爸的孩子和一个在铁道旁追赶火车的男子便成为少数恶梦中的主角。

轰鸣的火车，分离的站台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火车、站台代表着心中的灰暗元素，这些老建筑成了我记忆中光明与欢乐的标志。母亲落脚点是一座古老神秘且有着些许异国风情的校园，为我的童年涂上了快乐的色彩，儿时的喜怒哀乐紧紧地和那座改建了的西式建筑主体联系在一起。

7岁对我的意义非凡，因为那年父亲落实政策后终于从遥远的东北回到我们身边了，这距离父母亲成家整整19年。7岁以后那列火车从梦中消失了……

如果说父亲的归来对于孩子意味着直接单纯的安全与幸福感，那么对于独自带大我们哥俩儿的母亲来说就显得五味杂陈，难于言表。随着我自己的孩子出世，对母亲所付出的艰辛就有了更加本质的理解，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养儿方知父母恩”啊！大概是母亲的善良和坚强让老天动了些恻隐之心，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依旧能轻松地把所有艰涩之苦隐于羽下。

一直有个心愿，想把母亲那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写成书，断续地写过一些，往往是泪湿纸面无法自己……母亲节到了，没有母亲的母亲节滋味实不好受，千字小文难以表述思母之情，权当自我慰藉。

### 纪实

湖北气候阴冷，防护服看上去严实似宇航服，其实并不保暖，防护服内外温差又较大，人一呼吸，护目镜面屏便霎时蒙上一层薄雾，什么都看不见。这是关炜到达湖北后遇到的第一个意外，当时并无好的解决办法，只能靠汗水在护目镜上冲刷出的印痕或头部倾斜时的余光艰难辨识外部情况。这显然是个新情况，不临战难以发现。但这点困难显然难不住他们，关炜很快便找到解决方法：在面屏上均匀涂抹一层洗手液或碘伏。

2月3日，关炜接到后方电话，王晞星让他尽量多地收集病人四诊资料，尽快传回。之前，关炜已调研了部分确诊患者中医症候在早中期的

变化、湿邪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现等情况，但按照规定，医护不得带手机进入病房，收集舌象资料困难。关炜把这一情况及时上报医疗队，医疗队与当地医院沟通后，在每个楼层配备了一部公用手机。有当地的积极配合，关炜很快拍摄到29位患者的舌象资料，连同之前收集的资料一并传回后方。之后，医疗组又接管两层病区，关炜将其余患者的四诊资料陆续传回，共计118位。山西和湖北气候不同，患者证候也不同，王晞星一再叮嘱关炜要因地制宜，以三仁汤、藿朴夏苓汤加减，随机处置。潜江医疗组有8名大夫，只关炜一位中医，但他们收治的患者中仅有10人未用过中药。关炜随

山西教育出版社

60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时与后方保持联系，遇到疑难与大家一起讨论。当地医院也非常配合，关炜的处方一写好，潜江中医院的刘汉波主任便第一时间送到病人床前。潜江医疗组采取中西医结合，将救治关口前移，在潜江取得“轻病零转重、病后零转危、重症零死亡”的三“零”战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60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那时给女方娘家的礼钱，是一份二百四，加上整修裱糊刷新房，婚礼开销，媳妇进门总得七八百元钱。那时的八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生产队一年到头难得分红，有的家户劳力多，干一年才能分上一二百元，一般的几十元就不错了，欠款户也有的是。父母亲合计了好一阵，拿了主意，把半

巷场子那几间房子卖了。

听说我家要卖房，二叔的邻家动了心。他当然是一家合适的买主。买了房子，他的两处房产，隔了一架大车门两边对应，几乎就算连在一起。那几间房子，带着那么大的场院，当然划得来。几经商讨，他出价八百元，买下了我家这四间房子。

二叔的邻家，我们都叫他蝶孩家。蝶孩是个独生女，蝶孩的爸妈打算招个女婿，让他们分开另过。女儿就在身边，走动也方便得很。两家商定，找了中人，立约为证，签字画押。那时的农村房产过户，没有现在这样复杂，两家立约就过户了。这一宗房屋买卖，很快成交。

蝶孩家没有想到，我们都没想到，麻烦由此

开始。二叔家和蝶孩家两家一个院子，门却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大车门。

二叔这时出面了，他说蝶孩家，你是买了房子，可没有买走路。这大车门，是我们一家弟兄五个的，这个门，他们能走，你不能走。

蝶孩家顿时傻了眼，只有这么一个门，你不让我说，我搁哪里走？

二叔说，我不管，你想你的办法，这个门你不能走。

有没有办法？有的，蝶孩家买的房子背靠着街巷，拿出一间拆了后墙开门，就能进出，可是开一间门房，就少一间住房，谁愿意？再说，当时的习惯，都是梢门在外，住在里，安全和私密全有了。



## 如愿

王亚中 文/绘



## 老妈的秘密

孙以煜 文/绘

老爸无意中道出一个秘密。他说，你妈原来是有恋人的，是和你妈一块儿从铁岭参加工作，又一块儿转道儿245兵工厂的同乡。

老爸道出这个秘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复杂。一个资本家兼地主的独子，有个貌美的女子愿意嫁给他，本该是一种幸运。老爸外貌俊朗，带着大家子弟无法遮挡的风情，主动示好的女子比比皆是。我曾就此私下里问过老妈，老妈毫不掩饰地告我，用你奶奶的话说，你爸是属熊瞎子的，熊瞎子掰苞米，掰了这穗丢那穗。但也有马失前蹄被闪的时候。每遇这种情况，还得我去劝解他，想开些。

老妈活着的时候说的这番话，让我大体知晓了老爸老妈情感中的蛛丝马迹。于是，忽一日，我突然问老爸：“您说老妈有个恋人，那您这辈子和多少女人有过交往？”

若有所思之后，老爸扳着指头数出七八个来，还能说出名字，那一定是他心里装着的。我心里便暗暗地为老妈叫屈，这真是熊瞎子啊！可转念一想，老爸的花花事老妈全知道，却一味地包容，这得需要多大的坚强和多大的胸怀啊！好在，老爸也恋着老妈，那种恋，是他落难时候的搀扶；苦涩时候的倾诉。这点，老妈西去之后，老爸精神堡垒的快速坍塌，足见。本还健壮的老爸，自从老妈西去，就以放任的姿态直奔老妈而去，能够想见，老妈在时，想找什么，就对老妈吼，心气儿不顺就对老妈叫。老伴儿如拐，如今，没了搀扶，喊，没地儿喊；叫，没有目标。有一段时间，这条硬朗倔强的汉子，一说老妈，两眼就噙满泪花。无着无落的落魄感，让他小脑迅速地开始萎缩，伟岸的身躯，也抽丝剥茧般地快速空洞起来。没有任何毛病的四肢，生生地失却了支撑的能力，摇摇欲坠。近一年的工夫，再说起老妈，他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走的，反复同我们印证时间，然后计算自己的日子。

这可能就是宿命。老爸这条貌似雄壮的熊瞎子，无论掰了多少穗苞米，最后依恋的，还是老妈。